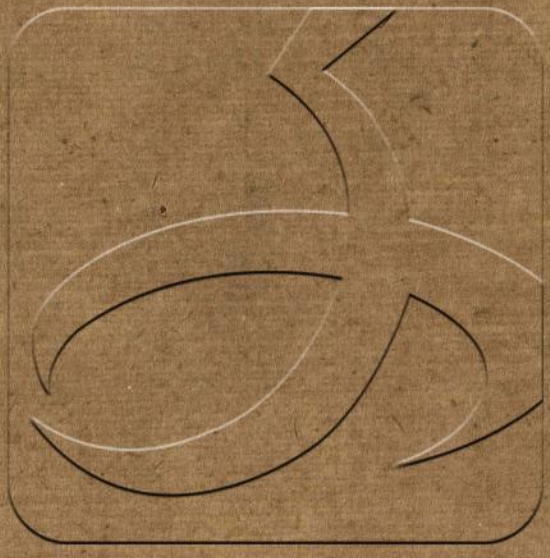


4427  
4427  
35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東坡集卷之六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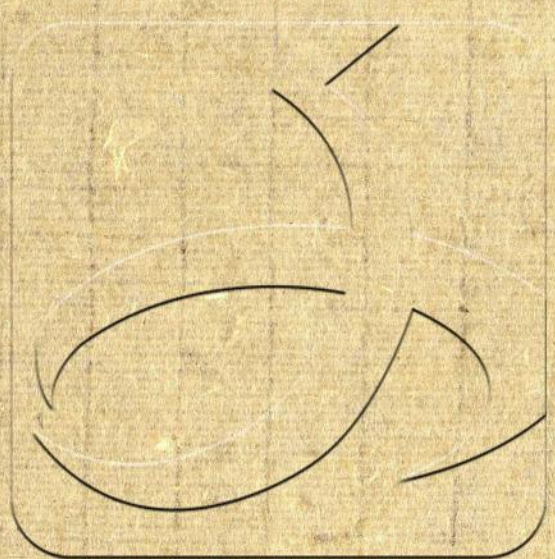
史評

堯遜位於許由

司馬遷曰夫學者載籍極博尤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  
文可知也堯將遜位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  
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  
斯之難也而說者謂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耻之逃隱及夏  
之時有下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東坡先生曰士有簞食豆羹見  
於色者自吾觀之亦不信也



蘇軾東坡氏著



巢田不可廢

巢田不受堯禪堯舜不害爲至德夷齊不食周粟湯武不失爲至仁孔子不廢是說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揚雄獨何人乃敢廢此曰允哲堯禪舜則不輕於由矣陋哉斯言使夷齊不經孔子雄亦且廢之矣世主誠知揖遜之水尚汚牛腹則干戈之粟豈能溷夷齊之口乎於以知聖人以位爲械以天下爲牢庶乎其不驕士矣

堯不誅四凶

史記本紀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

太史公多見先秦古書故其言時有可考以正自漢以來儒者失之四族者若皆窮姦極惡則必見誅於堯之世不待舜而後誅明矣屈原有云鯀幸直以忘身則鯀蓋剛而犯上者耳若四族者誠皆小人也則安能用之以變四夷之俗哉由此觀之則四族之誅皆非誅死亦不廢棄但遷之遠方爲要荒之君耳如左氏之所言皆後世流傳之過若堯之世有大姦在朝而不能去則堯不足爲堯矣

堯桀之民

堯之民比屋可封桀之民比屋可誅若信此說則堯時諸侯滿天

下桀時大辟遍四海也

商人賞罰

禮云商人先罰而後賞而漢武策董仲舒云商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此百王之所同而獨云爾者漢儒之學固有以商爲厚於威而薄於恩也耶

管仲分君謗

宋君奪民時以爲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其過也子罕釋相而爲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公此戰國策之言也蘇子曰管仲仁人也戰國策之言庶幾是乎然世未有以爲然者也雖然管仲之愛其君亦陋矣不諫其過而務分謗焉或曰管仲不可諫也蘇子曰用之則行捨之則藏諫而不聽不用而已矣故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無後

左氏云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謂其有禮也而管子之後不復見於齊者予讀其書大抵以魚鹽富齊耳予然後知管子所以無後於齊者孔子曰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匡天下徵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又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

仁夫以孔子稱其仁丘明稱其有禮然不救其無後利之不可  
與民爭也如此桑弘羊滅族韋堅王鈇楊慎矜王涯之徒皆不免  
於禍孔循誅死有以也夫

楚子玉以兵多敗

為賈論子玉過三百乘必敗而卻克自謂不如朱大夫請八百乘  
將以用寡為勝抑以將多為賢也如淮陰侯言多多益辦是用眾  
亦不易古人以兵多敗者不可勝數如王尋苻堅哥舒翰者多矣  
子玉剛而無禮少與之兵或能戒懼而不敗耶

孔子誅少正卯

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或以為太速此叟蓋自知其頭  
方命薄亦必不得久在相位故汲汲及其未去發之使更遲疑兩  
三日已為少正卯所圖矣

顏回簞瓢

孔子稱顏回屢空至於簞食瓢飲其為造物者廢亦省矣猶且不  
免於天折使回喫得兩簞食幾瓢飲當更不活得二十九歲然造  
物者輒支盜跖兩日祿料便足為回七十餘年糧矣但恐回不肯  
要耳

宰我不叛

李斯上書諫二世其畧曰田常爲簡公臣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是宰予不從田常亂而滅其族太史公載宰我爲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耻之李斯事荀卿去孔子不遠宜知其實蓋傳者妄也予病太史公言宰我與田常作亂夷其族使吾先師之門乃有叛臣焉天下通祀者容叛臣其間豈非千載不蠲之惑也耶近令兒子邁考閱舊書究其所因則宰我不叛其驗甚明太史公固陋承疑使宰我負冤千載而吾師與蒙其誦自茲一洗亦古今之大快也

司馬穰苴

史記司馬穰苴齊景公時人也其事至偉而左氏不載予嘗疑之戰國策司馬穰苴爲政者也閔王殺之大臣不親則其去景公也遠矣太史公取戰國策作史記當以戰國策爲信凡史記所書大事而左氏無有者皆可疑如程嬰杵臼之類是也穰苴之事不可誣抑不在春秋之世當更徐考之

孟嘗君賓禮狗盜

孟嘗君所賓禮者至於狗盜皆以客禮食之其取士亦陋矣然微此二人幾不脫於死當是時雖道德禮義之士無所用之然道德禮義之士當救之於未危亦無用此士也

顏蠋巧貧

顏蠋與齊王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蠋辭去曰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不寶貴也然而太璞不完士生於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達也然而形神不全蠋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娛嗟乎戰國之士未有如魯連顏蠋之賢者也然而未聞道也曰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是猶有意於肉與車也夫晚食自美安步自適取於美與適足矣何以當肉與車為哉雖然蠋可謂巧於為貧者也未饑而食雖入瓊猶草木也使草木如八瓊惟晚食為然蠋固巧矣然非我之久於貧不知蠋之巧也

田單火牛

田單使人食必祭以致烏鳶又設為神師皆近兒戲無益於事蓋先以疑似置齊人心中則夜見火牛龍文足以駭動取一時之勝此其本意也

張儀欺楚

張儀欺楚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既而曰臣有奉邑六里此與兒戲無異天下莫不疾張子之詐而笑楚王之愚也夫六百里豈足道哉而張子又非楚之臣為秦謀耳何足深過若後世之臣欺其

君者曰行吾言天下舉安四夷畢服禮樂興而刑罰錯其君之所  
欲得者非特六百里也而卒無絲毫之獲豈惟無獲其所喪已不可勝言矣  
則其所以事君者乃不如張儀之事楚因讀晁錯傳書此

### 商君功罪

商君之法使民務本力農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食足兵強以成帝  
業然其民見刑而不見德知利而不知義卒以此亡故帝秦者商  
君也亡秦者亦商君也其生有南面之福既足以報其帝秦之功  
矣而死有車裂之禍蓋僅足以償其亡秦之罰理勢自然無足怪  
者後之君子有商君之罪而無商君之功饗商君之福而未受其  
禍者吾爲之懼矣元豐二年九月十五日讀戰國策書

### 王翦用兵

善用兵者破敵國當如小兒毀齒以漸搖撼而後取之雖小痛而  
能堪也若不以漸一拔而得齒則取齒適足以殺兒王翦以六十  
萬人取荆此一拔取齒之道也秦亦憊矣二世而敗坐此也夫

### 荀子疎謬

荀子有云青出於藍而青於藍冰生於水而寒於水故世之言第  
子勝師者輒以此爲口實此無異醉夢中語青卽藍也冰卽水也  
今釀米以爲酒殺羊豕以爲膳而曰酒甘於米羞美於羊豕雖兒



童必皆笑之而荀卿乃爲辯信其醉夢顛倒之言至以性爲惡其疎謬大率皆此類也

### 陳平論全兵

匈奴圍漢平城陳平上言胡者全兵請令強弩傅兩矢外向徐行出圍李奇注全兵云惟弓矛無雜仗也此說非是使胡有雜仗則傅矢外向之說不得行歟且奇何以知匈奴無雜仗也匈奴特無弩爾全兵者言匈奴自戰其地不致死不能與我行此危事也

### 趙堯真刀筆吏

方與公謂周昌之吏趙堯年雖少然奇士君必異之且代君昌笑曰堯刀筆吏耳何至是居頃之堯說高祖爲趙王置貴強相獨昌爲可高祖用其策堯竟代昌爲御史大夫至殺趙王昌亦無能爲特謝病不朝耳由是觀之堯特爲此計規代昌耳安能爲高祖謀哉其後呂后怒堯爲此計亦抵堯罪堯非獨不能爲高祖謀其自謀亦不審矣昌謂之刀筆吏真不誣哉

### 酈寄幸免

酈固有言當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爲賣友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爲功臣而又執劫擢呂祿以安社稷義存君親可也予曰當是時寄不得不賣友也罪在於寄以功臣子而與國賊遊

且相厚善也石碣之子厚與州吁遊碣禁之不從卒殺之君子無所譏曰大義滅親酈商之賢不及石碣故其得免於死古之幸人也而固又爲洗賣友之穢固之於義陋矣

穆生去楚王戊

楚元王敬禮穆生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卽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臥申公與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亡道也亡道之人胡可與久

處豈爲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與吳通謀二人諫不聽衣之赭衣使杵臼舂於市申公愧之歸魯教授不出門已而趙綰王臧言於武帝復以安車蒲輪召卒坐臧事病免穆生遠引於未萌之前而申公眷戀於旣悔之後謂禍福皆天不可避就者未必然也可書之座右爲士君子終身之戒

漢武無秦繆之德

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

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殺殺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漢武帝違韓安國而用王恢然卒殺恢是有秦繆公違蹇叔之罪而無用孟明之德也

### 王韓論兵

王恢與韓安國論擊匈奴上前至三反復安國初持不可擊甚堅後乃云意者有他謬巧可以擒之則臣不可知也安國揣知上意所向故自屈其議以信恢耳不然安國所論殆天下所以存亡者豈計於謬巧哉安國少貶其論兵連禍結至漢幾亡可以爲後世君子之戒

### 漢俗諂媚

西漢風俗諂媚不爲流俗所移惟汲長孺耳司馬遷至伉簡然作衛青傳不名青但謂之大將軍賈誼何等人也而云愛幸於河南太守吳公此等語甚可鄙而遷不知習俗使然也本朝太宗時士大夫亦有此風至今未衰吾嘗發策學士院問兩漢所以亡者難易相反意在此也而荅者不能盡吾亦嘗於上前論之

### 衛青奴才

漢武無道無足觀者惟據廁見衛青不冠不見汲黯爲可佳爾若青奴才雅宜舐痔據廁見之正其宜也

司馬相如創開西南夷路

司馬長卿始以汚行不齒於蜀人既而以賦得幸天子未能有所建明立絲毫之善以自贖也而創開西南夷逢君之惡以患苦其父母之邦乃復矜其車服節旄之美使邦君負弩先驅豈詩人致荼桑梓萬石君父子下里門之義乎卓王孫暴富遷虜也故眩而喜耳魯多君子何喜之有

司馬相如之諂死而不已

司馬相如歸臨邛令王吉謬爲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稱病使使謝吉及卓氏爲具相如又稱病不往吉自往迎相如觀吉意欲與相如爲率錢之會耳而相如遂竊妻以逃大可笑其諭蜀父老云以諷天子以今觀之不獨不能諷殆幾於勸矣諂諛之意死而不已猶作封禪書相如真可謂小人也哉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此殆得道人也而相如鄙之作大人賦不過欲以侈言漢武帝意也夫所謂大人者相如孺子何足以知之若賈生鵬賦真知大人者也庚辰八月二十日

竇嬰田蚡

竇嬰田蚡俱好儒雅推轂趙綰王臧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爲服制欲以興太平會太后不悅綰臧下吏嬰蚡皆罷觀嬰蚡所爲其名亦善矣然嬰旣沾沾自喜蚡又專爲姦利太平豈可以文致文成哉申公始不能用穆生言爲楚人所辱亦可以少懲矣晚乃爲嬰蚡起又可以一笑鳳凰翔于千仞烏鳶彈射不去誠非虛語也

### 漢武帝巫蠱事

漢武帝諱巫蠱之事疾如仇讐蓋夫婦君臣父子之間嗷嗷然不聊生矣然史記封禪書云丁夫人維陽處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已且爲巫蠱之魁何以責其下此最可笑云

### 霍光疏昌邑王之罪

觀昌邑王與張敞語真風狂不慧者爾烏能爲惡廢則已矣何則誅其從官二百餘人以吾觀之其中從官必有謀光者光知之故立廢賀非專以淫亂故也二百人方誅號呼於市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其有謀明矣特其事秘密無緣得之著此者亦欲後人微見其意也武王數紂之罪孔子猶曰疑之光等疏賀之惡可盡信耶

### 趙充國用心可重

始予觀充國策先零匈奴情僞曰何其明也又觀遣彫車行羌中告諭阻辛武賢先攻罕开守便宜不出師畫屯田十二利專務以恩信積穀招降以謂此從容以義用兵與夫逞詐諉疲人於一戰者絕殊最末觀其語將校曰諸君者便文自營爾非爲公家忠計也語郎中曰是何言之不忠也吾固以死爭之語浩星賜曰吾老矣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老臣不以餘命爲陛下言之卒死誰當復言之卒以其意白上云嗚呼使有位君子皆用其心如充國則古今天下豈有不治者哉嘗觀於內公卿士大夫之議曰法當然奈何觀於外將之議曰詔如是不當違詔也凡在我一人一出未有止障也脫有能言一事其言不用則矜語於人曰某事嘗言之上不我用也我則無負終不更犯顏色往復論也況於以死守而不欺豈復有哉而以餘命受祿位者併肩立也豈特才不及充國忠又不如可歎也夫充國之用心人臣常道爾然與充國同時在漢廷人未聞皆然而充國獨然故可重也噫今之人不及往時遠矣則充國益可重也予既觀充國而感今之人又觀宣帝與之上下議而格排羣疑用之遂無勞兵下羗寇不知其能功名亦遇主然也噫宣帝充國可重也況三代君臣間哉下其肯有欺上上其容有間然乎而觀揚子雲贊不及此區區論功爾功古今

豈無大者哉不若原其心以勵事君也班固又不出語山東氣俗故著云爾

史彥輔論黃霸

吾先君友人史經臣彥輔豪偉人也嘗云黃霸本尚教化庶幾於富而教之者乃復用烏攫肉小數陋矣潁川鳳凰蓋可疑也霸以鵠爲神雀不知潁川之鳳以何物爲之雖近於戲亦有理也故記之

梁統議法

漢仍秦法至重高惠固非虐主然習所見以爲常不知其重也至孝文始罷肉刑與三夷之誅景帝復孥戮晁錯武帝暴戾有增無損宣帝治尚嚴因武帝之舊至王嘉爲相始輕減法律遂至東京因而不改班固不記其事事見梁統傳固可謂疎畧矣嘉賢相也輕刑又其盛德之事可不記乎統乃言高惠文景宣武以重法興哀平以輕法衰因上言乞增重法律賴當時不從其議此如人少年時不節酒色而安老後雖節而病便謂酒色延年可乎統亦東京名臣然一出此言遂獲罪于天其子松疎皆死非命異卒滅族嗚呼悲夫戒哉疎而不漏可不懼乎

元成詔語

東坡集卷之二  
楚孝王 被疾成帝詔云夫子所痛箴之命矣夫東平王宇不得於太后元帝詔曰諸侯在位不驕制節謹度然後富貴離其身而社稷可保皆與今論語孝經小異離附麗之離也今作不離疑爲俗儒所增也

直不疑買金償亡

曾子曰自吾母而不用吾情吾安所用其情故不情者君子之所甚惡也雖若孝弟者猶所不與以德報怨行之美者也然孔子不取者以其不情也直不疑買金償亡不辨盜嫂亦士之高行矣然非人情其所以蒙垢受誣非不求名也求名之至者也太史公窺見之故其贊曰塞侯微巧周仁處諂君子譏之爲其近於佞也不疑蒙垢以求名周仁穢迹以求利均以爲佞佞之爲言知也太史公之論後世莫曉者吾是以疏解之

邳彤漢之元臣

王郎反河北獨鉅鹿信都爲世祖堅守世祖見得二郡議者以謂可因二郡兵自送還長安惟邳彤不可以爲若行此策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公若無復征戰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公旣西則邯鄲之兵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逃亡可必也世祖感其言而止蘇子曰此東漢興亡之決邳



形可謂漢之元臣也景德契丹之役羣臣皆欲避狄江南西蜀萊公不可武臣中獨高瓊與萊公意同耳公既爭之力上曰卿文臣豈能盡用兵之利萊公曰請召高瓊瓊至乃言避狄爲便公大驚以瓊爲悔也已而徐言避狄固爲安全但恐扈駕之士中路逃亡無與俱西南者耳上乃大驚始決北征瓊之言大畧似邳彤皆一代之雄傑也

朱暉非張林均輸

東漢肅宗時穀貴經用不足尚書張林請以布帛爲租官自煮鹽且行均輸獨朱暉文季以爲不可事既寢而陳事者復以爲可行

帝頗然之暉復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爲租則吏多姦盜皆非明主所當行帝方以林言爲然發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繫獄三日詔出之曰國家樂聞駁議黃髮無愆詔書過也何故自繫暉等因稱病篤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林得譴奈何稱病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指雷同負臣子之義今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不知所爲乃共劾奏暉等帝意解寢其事後數日詔使直事郎問暉起居狀太醫視疾太官賜

食暉乃起元祐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偶讀後漢書朱文季傳感歎  
不已肅宗號稱長者詔書既已引罪而謝文季矣諸尚書何怖之  
甚也文季於此時強立不足多貴而諸尚書爲可笑也云其禍不  
細不知以何等爲禍蓋以帝不悅後不甚進用爲莫大之禍也悲  
夫

### 諸葛亮八陣

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相去二丈桓溫  
征譙縱見之曰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識吾嘗過之自山上俯  
視百餘丈凡八行爲六十四蕤蕤上圖不見凸凹處如日中蓋影  
耳就視皆卵石漫漫不可辨

### 曹袁興亡

魏武帝既勝烏桓曰吾所以勝者幸也前諫我者萬全之計也乃  
賞諫者曰後勿難言袁紹既敗於官渡曰諸人聞吾敗必相哀惟  
田別駕不然幸其言之中也乃殺豐爲明主謀而不忠不惟無罪  
乃有賞爲庸主謀而忠賞固不可得而禍隨之今吾知孟德本初  
所以興亡者

### 管幼安賢於荀孔

曹操既得志士人靡然歸之荀文若盛名猶爲之經營謀慮一旦

東坡集卷之二  
小異便爲謀殺邢昱程嘉之流不足數也孔文學奇逸博聞志大而才疎每所論建輒中操意況皆爲用然終亦不免桓溫謂孟嘉曰人不可以無勢我能駕馭卿夫溫之才百倍於嘉所以云爾者自知其陰賊險狠不爲高人勝士所比數爾管幼安懷寶遜世就閑海表其視曹操父子真穿窬斗筭而已終身不屈旣不得而殺予以謂賢於文若文舉遠矣

### 周瑜雅量

曹公聞周瑜年少有美才謂可游說動也乃定下揚州遣九江蔣幹往見瑜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獨步江淮間乃布衣褐巾白

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以江湖爲曹公作說客耶幹曰吾與足下州里中間隔別遙聞芳烈故來叙澗井觀雅規而云說客無乃逆詐矣乎瑜曰吾雖不及夔曠聞絃賞音足知雅曲後三日瑜請幹同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燕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酈陸復出猶將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小生所能移乎幹笑而不言遂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間中州之士以此多之蘇子曰曹孟德所用皆爲人役者也以子房待文若然終不免殺之豈能用

公瑾之流度外之士哉

賈充叛魏

司馬景王既執王凌而歸過賈逵廟大呼曰賈梁道我大魏之忠臣也及景王病見凌與逵共守咎殺之逵之子充乃叛魏事晉首發成濟之事凌嘗謂充卿非賈梁道子耶乃欲以國與人由此觀之逵之忠於魏久矣充豈不知也耶予乃知小人嗜利利之所在不難反父父且不顧不知人主亦安用此物故亡晉者卒充也予少時嘗戲作小詩云嵇紹似康爲有子郝超叛鑒是無孫而今更恨賈梁道不殺公閻殺子元

唐彬

唐彬與王濬伐吳爲先驅所至皆下度孫皓必降未至建鄴二百里許稱疾不行已而先到者爭財後到者爭功當時有識者莫不高彬此舉予讀晉書至此未嘗不廢卷太息也然本傳云武帝欲以彬及楊宗爲監軍以問文立立云彬多財欲而宗嗜酒帝曰財欲可足酒不可改遂用彬此言進退無據豈有人如唐彬而貪財者使誠貪財乃遠不如嗜酒何可用也文立者獨何人斯安知非蔽賢者耶

阮籍

東坡集卷之二  
世之所謂君子者惟法是修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  
爲目前檢言欲爲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隣國上欲圖三公下不  
失九州牧獨不見夫羣虱之處禪中乎逃乎深縫匿乎敗絮自以  
爲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禪褶自以爲得繩墨也然炎  
丘火流焦邑滅都羣虱處於禪中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  
夫虱之處禪中乎此阮籍之胸懷本趣也籍未嘗臧否人物口不  
及世事然禮法之士疾之如仇讐獨賴司馬景王保持之爾其去  
死無幾以此論之亦虱之出入往來於衣襟中間者也安能笑人  
吾故書之爲將來君子一笑戊寅冬至日

阮籍求全

阮籍見張華鷓鴣賦嘆曰此王佐才也觀其志獨欲自全於禍福  
之門耳何足爲王佐才乎華不從劉卞言竟與賈氏之禍畏八王  
之難而不免倫秀之害此正求全之過失鷓鴣之本意也

劉伯倫非達

劉伯倫嘗以錘自隨曰死便埋我蘇子曰伯倫非達者也棺槨衣  
衾不害爲達苟爲不然死則已矣何必更埋

晉武娶婦

晉武帝欲爲太子娶婦曰賈氏女有五不可青黑短妬而無子竟

東坡集卷之三  
三  
為羣臣所譽取之卒以亡晉婦人黑白美惡人人知之而愛其子  
欲為娶好婦且使多子者人人同也然至惑於衆口則顛倒錯繆  
如此俚語曰證龜成鼈此未足怪也以此觀之當謂證龜為蛇小  
人之移人也使龜蛇易位而況邪正之在其心利害之在歲月後  
者耶

衛瓘拊床

晉惠帝為太子衛瓘欲陳啟廢之言未敢發會燕陵雲臺瓘託醉  
帝前曰臣欲有所啟欲言之而止者三因以手拊床曰此座可惜  
帝意乃悟曰公真大醉賈后由是怨瓘此何等語乃於衆中言之  
豈所謂不密失身者耶以瓘之智不宜聞此此殆鄧艾之寃天奪  
其魄耳

石崇婢知人

王敦至石崇家如廁脫故着新意色不怍廁中婢曰此客必是作  
賊此婢乃知人而崇令執事廁中是殆無知耶

裴頠之語

晉武帝採策當亦如籤也耶惠帝採策得一蓋神以實告裴頠語  
對士君子耻之而史以為美談鄙哉惠懷愍皆不終牛繫馬後豈  
及二王乎

王衍之死

王夷甫既降石勒自解無罪且勸僭號其女惠風爲愍懷太子妃劉曜陷洛以惠風賜其將喬屬屬將妻之惠風拔劍大罵而死乃知夷甫之死非獨愍見晉公卿乃當羞見其女也

孟嘉與謝安石相若

晉士浮虛無實用然其間亦有不然者如孟嘉平生無一事然桓溫謂嘉曰人不可以無勢我乃能駕馭卿桓溫平生輕殷浩豈妄許人者耶乃知孟嘉若遇當作謝安謝安不遇不過如孟嘉也

貴戚專殺

王濟以人乳蒸豚王愷使妓吹笛小失聲韻便殺之使美人行酒客飲不盡亦殺之時武帝尚在而貴戚敢如此以此知晉室之亂也久矣

王述謂子癡

王坦之爲桓溫長史溫欲爲子求婚於坦之及還家省父而述愛之雖長大猶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溫意述大怒卽排下曰汝竟癡耶詎可畏溫面而以女妻丘也坦之乃辭以他故溫曰此尊君不肯耳乃止若以辭婚得罪於溫以至狼狽則見述癡若以婚姻從桓溫者則見坦之之癡王述年迫懸車上疏乞骸骨曰臣曾祖父

魏司空昶白文皇帝曰昔與南陽宗世林共爲東宮宮屬世林少  
得好各州里瞻敬及其年老汲汲自謀遂見廢棄時人咸共笑之  
若天假其壽致仕之年不爲此公婆婆之事其言慷慨乃實訓戒  
英雄自相服

桓溫之所成殆過於劉越石而區區慕之者英雄必自有以相服  
初不以成敗言即以此論之光武之度本不如玄德唐文皇之英  
氣未必過劉寄奴也

### 庾亮不從孔坦陶回言

庾亮召蘇峻孔坦與陶回共說王導及峻未至宜急斷草陵之界

守江西當利諸口彼少我衆一戰決矣若峻未來可往逼其城今  
不先往峻必先入有奪人之心導然之亮以爲峻若徑來是襲朝  
廷虛也不從及峻將至回又說亮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  
向小丹陽南道步來若以伏兵邀之可一戰而擒亮又不從

事見二人

傳峻果由小丹陽經秣陵迷失道逢郡人執以爲向導夜行無部

分亮聞之深悔吾以謂召峻固失計然若從二人言猶不至覆國  
幾於滅亡也晁錯削七國大類此亞夫猶速馳行入梁楚之郊故  
漢不敗吾嘗謂晁錯能容忍七國待事發而發固上策若不能忍  
決欲發者自可召王濞入朝仍發大兵隨之吳若不朝便可進討



則疾雷不及掩耳吳破則諸侯服矣又不獨罪狀吳而不及餘國如李文饒輔車之詔或分遣使者發其兵諸國雖疑亦不能一日合從俱反也錯知吳必反不先未削爲反備旣反而後調兵食又一旦而削七國以合諸侯之交此妄庸人也

邾方回邾嘉賓父子事

邾嘉賓旣死留其所與桓溫密謀之書一篋屬其門生曰若吾家君眠食大減卽出此書方回見之曰是兒死已晚矣乃不復念予讀而悲之曰士之所甚好者名也而愛莫加於父子今嘉賓以父之故而暴其惡名方回以君之故而不念其子嘉賓可謂孝子方回可謂忠臣也悲夫或曰嘉賓與桓溫謀叛而子以孝子稱之可乎曰採葑採菲無以下體嘉賓之不忠不待誅絕而明者其孝可廢乎王述之子坦之欲以女與桓溫述怒排坦之曰汝真癡耶乃欲以女與兵坦之是以不與桓溫之禍使邾氏父子能如此吾無間然者矣

邾超小人之孝

邾超雖爲桓溫腹心以其父愾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將死出一箱書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恐公年尊必以相傷爲斃我死後公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不爾便燒之愾後果哀悼成疾生依旨呈之則

悉與溫往返密計愔大怒曰小子死恨晚更不復哭若方回者可謂忠臣矣當與石蜡比然郗超謂之不孝可乎使超知君子之孝則不從溫矣東坡曰小人之孝也

晉宋之君與臣下爭善

人君不得與臣下爭善同列爭善猶以爲妬可以君父而妬臣子乎晉宋間人主率與臣下爭作詩寫字故鮑昭多累句王僧虔用拙筆以避禍悲夫一至於此哉漢文帝言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乃不及非獨無損於文帝乃所以爲文帝之盛德也而魏明乃不能堪遂作漢文勝賈生之論此非獨求勝其臣乃與異代之臣爭善豈惟無人君之度正如妬婦不獨禁其夫乃妬人之妾也

淵明非達

陶淵明作無絃琴詩云但得琴中趣何勞絃上聲蘇子曰淵明非達者也五音六律不害爲達苟爲不然無琴可也何獨絃乎

僧虔胡廣美惡

王僧虔居建康里馬糞巷子孫皆篤實謙和時人稱馬糞諸王東漢贊論李固云視胡廣趙戒如糞土糞云穢也一經僧虔便爲佳號而以此胡廣則糞有時而不幸

宋殺王彧

東坡集卷之三  
宋明帝詔荅王景文其畧曰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於任運千仞  
之木既摧於斧斤一寸之草亦悴於踐蹋晉將畢萬七戰皆獲死  
於牖下蜀將費禕從容坐談斃於刺客故甘心於履危未必逢禍  
從意於處安未必全福此言近于達者然明帝竟殺景文哀哉景  
文之死也詔言朕不謂卿有罪然吾不能獨死請子先之詔至景  
文正與客棊竟歛子納奩中徐謂客曰有詔見賜以死酒至未飲  
門生焦虔在側取酒抵地曰丈夫安能坐受死州中文武可以一  
奮景文曰知卿至心若見念者爲我百口計乃謂客曰此酒不可  
相勸乃仰飲之蘇子曰死生亦大矣而景文安之豈貪權竊國者  
乎明帝可謂不知人者矣

### 齊高帝欲等金土之價

齊高帝云吾當使金土同價意則善矣然物豈有此理者哉孟子  
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巨屨小屨同價人豈爲之哉而孟子亦自  
忘其言爲菽粟如水火之論金之不可使賤如土猶土之不可使  
貴如金也

### 劉沈認屐

梁史劉凝之爲人認所着屐卽予之此人後得所失屐送還不肯  
復取沈麟士亦爲鄰人認所著屐麟士笑曰是卿屐耶卽予之鄰

東坡志林卷之三  
人後得所失屐送還之麟士曰非卿屐耶笑而受之此雖小節然人處事當如麟士不當如凝之也

崔浩占星

天上失星崔浩乃云當出東井已而果然此所謂億則屢中者耶漢十月五星聚東井金水常附日不遠而十月在箕尾此浩所以疑其妄以予度之十月爲正剛十月乃今之八月耳八月而得七月節則日猶在翼軫間則金水聚於井亦不甚遠方是時沛公未得天下甘石何意誦之浩之說未足信也

陳隋好樂

吹笛彈琵琶五絃及歌舞之技自齊文襄以來好之河清已後尤甚後主惟賞胡戎樂耽愛無已於是繁手淫聲爭新哀怨故曹妙達安馬駒之徒至有封王開府者遂服簪纓而爲伶人之事後主亦能自度曲親執樂器玩悅無倦倚絃而歌別採新聲爲無怨曲音韻窈窕極於哀思使侍兒闈宮輩齊唱和之曲終樂闋莫不殞涕行幸道路或時馬上作之樂往哀來竟以亡國煬帝不解音律畧不關懷後大製艷曲詞極淫綺令樂正白明達造新聲荆萬歲樂藏鈎樂投壺樂舞席同心髻玉女行觴神仙留客擲博續命鬪鷄子鬪百草泛龍舟還舊宮長樂苑及十二時等曲掩抑

東坡志林卷之三  
摧藏哀音斷絕帝悅之不已謂幸臣曰多彈曲者如人多讀書讀書多則能撰文彈曲多則能造曲因語明達云陳氏褊陋曹妙達猶封王況我天下大同乎宋武帝既受禪朝廷未備音樂殷仲文以爲言帝日日不暇給且所不解仲文曰屢聽自解帝曰政以解則好之故不習觀二主之言興亡之理豈不明哉

唐太宗借隋吏以殺兄弟

唐高祖起兵汾晉間時子建成元吉楚哀王智雲皆留河東護家高祖起兵乃密召之隋購之急建成元吉能間道赴太原智雲幼不能逃爲吏所誅高祖以父子之故不能少緩義師數日以須建成等至乎以此知爲秦王所逼高祖逼於裴寂亂宮之事不暇復爲三子性命計矣太宗本謀於是時借隋吏以殺兄弟其意甚明新舊史皆曲爲太宗潤飾殺兄弟事然難以欺後世矣建成元吉之惡亦孔子所謂下愚之歸也歟

褚遂良以飛雉入宮爲祥

唐太宗時飛雉數集宮中上以問褚遂良良曰昔秦文公時童子化爲雉雌鳴陳倉雄鳴南陽童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得其雌遂雄諸侯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囚海陞下本封秦故雌雄並見以告明德上悅曰人不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予

東坡集卷之三  
以謂秦雉陳寶也豈常雉乎今見雉卽謂之寶猶得白魚便自比  
武王此諂佞之甚愚瞽其君者而太宗喜之史不譏焉野鳥無故  
數入宮中此正災異使魏徵在必以高宗鼎耳之祥諫也遂良非  
不知此捨鼎耳而取陳寶非忠臣也

李靖李勣爲唐腹心之病

昔袁盎論絳侯功臣非社稷臣此固有爲而言也然功臣社稷之  
辨不可不察也漢之稱社稷臣者如周勃汲黯蕭望之之流三  
人者非有長才也勃以重厚安劉氏黯以忠義弭淮南之謀望之  
確然不奪於恭顯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耶僕嘗謂社稷之

臣如腹心功臣如手足人有斷一指與一足未及於死也腹心之  
病則爲膏肓不可爲也李靖李勣可謂功臣終始爲唐之元勳也  
然其所爲止衛霍韓彭之流爾疆場之事夷狄內侮能以少擊衆  
使敵人望而畏之此固任之有餘矣若社稷之寄存亡之幾此兩  
人者蓋懵不知焉太宗欲伐高麗靖已老矣而自請將兵以堅太  
宗贖武之志幾成不戢自焚之禍高宗立武后勣以陛下家事無  
問外人武氏之禍戮及襁褓唐室不絕如綫則二人者爲腹心之  
病大矣張釋之戒畜夫之辨使文帝終身爲長者魏元成折封倫  
之論使太宗不失行仁義孔子所謂有一言而可以興邦一言而

可以喪邦者豈其然乎

### 房瑄之敗

房次律敗於陳濤斜殺四萬人悲哉古之言兵者或取通典通典雖杜佑所集然其源出於劉秩陳濤斜之敗秩有力焉次律云熱洛河雖多安能當我劉秩挾區區之辯以待熱洛河疎矣

### 韓愈優於揚雄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疵病然自孟子之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古人自亦難得觀其斷曰孟子醇乎醇荀揚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有見識豈千餘年後便斷得如此分明如揚雄謂老子之言道德則有取焉爾至於搃提仁義絕滅禮樂爲無取若以老子剖斗折衡而民不爭聖人不起爲救時反本之言爲無取尚可恕如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不識道已不成言語却言其言道德則有取揚子亦自不見此其與韓愈相去遠矣

### 柳子厚論伊尹

聖人之所能有絕人者不可以常情疑其有無孔子爲魯司寇墮郈墮費三桓不疑其害已非孔子能之乎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於亳伊尹爲政於商既貳於夏矣桀之暴戾處其執政而

不疑往來兩國之間而商人父師之非聖人能如是乎是以廢太  
甲太甲不怨復其位太甲不疑者不可以常情斷其有無也後世  
惟諸葛孔明近之玄德將死之言乃真實語也使孔明據劉禪位  
蜀人豈有異詞哉讀柳宗元五就桀贊終篇皆言伊尹往來兩國  
之間豈其有意欲教誨桀而全其國耶不然湯之當王也久矣伊  
尹何疑焉桀改過而免於討可庶幾也能用伊尹而得志於天下  
雖至愚知其不然宗元意欲自解其從王叔文之罪也

### 柳子厚誕妄

柳宗元敢爲誕妄居之不疑呂溫爲道州衡州及死二州之人哭  
之逾月客舟之道于永者必呱呱然雖子產不至此溫何以得之  
其稱溫之弟恭亦賢豪絕人者又云恭之妻裴延齡之女也孰有  
士君子肯爲裴延齡壻者乎宗元與侄叔文爲交蓋亦不差於延  
齡姻也恭爲延齡壻不見于史宜表而出之事見宗元文集恭墓  
誌云

### 白樂天不欲伐淮蔡

吳元濟以蔡叛犯許汝以驚東都此不可不討者也當時議者欲  
置之固爲非策然不得武裴一傑士事亦未易辨也白樂天豈庸  
人哉然其議論亦似欲置之者其詩有海圖屏風者可見其意且



注云時方討淮蔡叛吾以是知仁人君子之於兵蓋不忍輕用如此淮蔡且欲以德懷况欲弊所恃以勤無用乎悲夫此未易與俗士談也

### 樂天論張平叔

樂天作張平叔戶部侍郎判度支制詞云吾坐而決事丞相以下不過四五人而主計之臣在焉以此知唐制主計蓋坐而論事也不知四五人者悉何人平叔議鹽法至為割剥事見退之集樂天制詞亦云計能析秋毫吏畏如夏日度其人必小人也

### 劉禹錫文過不悛

劉禹錫既敗為書自解言王叔文實工言治道能以口辯移人既得用所施為人以為當太上久疾宰相及用事者不得對宮掖事秘建桓立順功歸貴臣由是及貶後漢宦者傳論云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騰與梁冀比捨清河而立蠡吾此漢之所以亡也與廣陵王監國事豈可同日而語哉禹錫乃敢以為比如小人為姦雖已敗猶不悛也其可復置之要地乎因讀禹錫傳有所感書此

### 唐制樂律

唐初即用隋樂武德九年始詔祖孝孫竇璡等定樂初隋用黃鐘

東坡志林卷之二  
一宮惟擊七鐘其五懸而不擊謂之啞鐘張文收乃依古斷竹爲  
十二律與孝孫等次調五鐘叩之而應由是十二鐘皆用而肅宗  
時山東人稷延陵得律因李輔國奏之云太常樂調皆不合黃鐘  
請悉更制諸鐘磬帝以爲然乃悉取諸樂器摩刻之二十五日  
而成然以漢律考之黃鐘乃太簇也當時議者以爲非是唐用肅  
宗樂以後政日急民日困俗日偷以至於亡以理推之其所謂下  
者乃中聲也悲夫

### 歷代世變

秦以暴虐焚詩書而亡漢興鑒其弊必尚寬德察經術之士故儒  
者多雖未知聖人然學宗經師有識義理者衆故王莽之亂多守  
節之士世祖繼起不得不廢經術褒尚名節之士故東漢之士多  
名節知名節而不能接之以禮遂至於苦節之士有視死如歸者  
苦節旣極故晉魏之士變而爲曠蕩尚浮虛而亡禮法禮法旣亡  
與夷狄同故五胡亂晉夷狄之亂已甚必有英雄出而平之故隋  
唐能一天下隋不可謂一天下第能驅除耳唐有天下如貞觀開  
元間雖號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正無父子君臣夫婦其  
原始於太宗也故其後世子孫皆不可使玄宗纔使肅宗便叛肅  
宗纔使永王璘便反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不賓權臣跋扈陵夷

有五代之亂漢之治過於唐矣因客有問十世可知遂推此數論  
淳于髡一石亦醉

淳于髡言一斗既醉一石亦醉至於州閭之會男女雜坐幾於勸  
矣而何諷之有以吾觀之蓋有微意以多少之無常知飲酒之知  
我觀變識妄而平生之嗜亦少衰矣是以託於放蕩之言而能已  
荒主長夜之飲未有識其趣者元祐六年六月十三日偶讀史記  
書此

漢高祖封羹頡侯

高祖微時嘗避事時時與賓客過其丘嫂食嫂厭叔與客來陽爲

羹盡轉

一作轅

釜客以故去已而視其釜中有羹由是怨嫂及立齊

代王而伯子獨不侯太上皇以爲言高祖曰非敢忘之也爲其母  
不長者封其子信爲羹頡侯高祖號爲大度不記人過者然不置  
轉釜之怨獨不畏太上皇緣此記分杯之語乎

相如長門賦

陳皇后廢處長門宮聞司馬相如工爲文奉百金爲相如文君取  
酒相如爲作長門賦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予觀漢武雄猜忍暴  
而相如乃敢以微詞褻慢及宮闈間太史公一說李陵事以爲意  
沮貳師遂一蠶室陳皇后得罪止坐衛子夫子夫之愛不減李夫

人豈區區貳師所能比乎而於相如之賦獨不疑其有間於子夫者豈非幸與不幸固自有命歟世以禍福論工拙而以太史公不能保身於明哲者皆非通論也

三國名臣

西漢之士多智謀薄於名義東京事風節短於權畧兼之者三國名臣也而孔明巍然三代王者之佐未易以世論也紹聖元年四月二十四日書

桓範奔曹爽

司馬懿討曹爽桓範往奔之懿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駑馬戀棧豆必不能用也範說爽移車駕幸許昌招外兵爽不從範曰所憂在兵食而大司農印在吾許爽不能用陳宮呂布既擒曹操謂宮曰公臺平生自謂智有餘今日何如宮曰此子不用宮言不然未可知也僕嘗論此二人呂布曹爽何人也而爲之用尚何言智乎臧武仲曰抑君似鼠此之謂智

夏侯玄論樂毅

魏氏春秋云夏侯玄著樂毅張良及本無肉刑論辭旨通遠傳於世然以予觀之燕師之伐齊猶未及桓文之舉也而以爲幾湯武豈不過甚矣乎初玄好老莊道德之言與何晏等皆有盛名然玄

陷曹爽黨中玄亦不免李豐之禍晏目玄以易之所謂深者而玄  
目晏以神及其遇禍深與神皆安在乎羣兒妄作名字自相刻畫  
類如此可以發千載一笑

淵明無絃琴

舊說淵明不知音蓄無絃琴以寄意曰但得琴中趣何勞絃上聲  
此妄也淵明自云和以七絃豈得不知音當是有琴而絃弊壞不  
復更張但撫弄以寄意如此爲得其真其自祭文出妙語於續息  
之豈死生之流乎但恨其猶以生爲寓以死爲真嗟夫先生豈真  
死獨非寓乎

東坡集卷之六十三

題跋 雜文

眉山蘇軾東坡氏著

書孟德傳後

子由書孟德事見寄余旣聞而異之以爲虎畏不懼已者其理似  
可信然世未有見虎而不懼者則斯言之有無終無所試之然曩  
余聞忠萬雲安多虎有婦人晝日置一小兒沙上有浣衣於水者  
虎自山上馳來婦人倉皇沉水避之二小兒戲沙上自若虎熟視  
久之至以首舐觸庶幾其一懼而兒癡竟不知怪虎亦卒去意虎  
之食人先被之以威而不懼之人威無所從施歟有言虎不食醉

身以真卷之三  
人必坐守之以俟其醒俟其懼也有人夜自外歸見有物蹲其門以爲猪狗類也以杖擊之卽逸去至山下月明處則虎也是人非有以勝虎而氣已蓋之矣使人之不懼皆如嬰兒醉人與其未及知之時則虎畏之無足怪者故書其末以信子由之說

書鮑靜傳

鮑靜字太玄東海人五歲語父母云木曲陽李氏子九歲墮井死父母以其言訪之皆驗靜學兼內外明天文河洛書爲南海太守行部入海遇風飢甚煮白石食之靜嘗見仙人陰君受道訣百餘歲卒陰真君名長生子嘗遊忠州鄆都觀則陰君與王方平上昇處也古松柏數千株皆百圍松脂如酥乳不煩煮鍊正爾食之滑甘不可言二真君皆畫像觀中極古雅有西晉時殿宇尚存也戊寅九月十一日夜坐書

書單道開傳後

葛稚川與單道開皆西晉人而沒於東晉又皆隱於羅浮使稚川見道開必有述焉而抱朴內篇皆不及道開豈稚川化時道開尚未至羅浮也稚川乞岫嶼今游南海遂入羅浮按本傳在外平三年以後相去蓋三十餘年必稚川先化也紹聖元年九月始予至羅浮問山中人則道開無復遺迹矣亦不知石室所在獨書此傳

遺冲虛觀道士鄧守安以備山中逸事

書陶淡傳

晉史隱逸傳陶淡字處靜太尉侃之孫也父夏以無行被廢淡幼孤好導養之術謂仙道可祈年五十六便服食絕穀不娶家累千金僮客百數淡了不營問好讀易善卜筮於長沙臨湖山中結廬居之養一白鹿以自隨人有候之者輒移渡澗水莫得近州舉秀才淡遂逃羅縣埤山中不知所終陶士行諸子皆凶暴不獨夏也而諸孫中乃有淡曾孫中乃有潛潛集中乃有仲德敬通之流皆隱約有行義又皆貧困何也淡高逸如此近類得道與潛近親而

潛無一言及之此又未喻也戊寅九月七日閱晉史偶錄之以俟知者儋州城南記

書淵明孟府君傳後

陶淵明孟嘉外孫作嘉傳云或問聽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曰漸近自然而今晉書乃云漸近使之然則是閭里少年鄙語雖至細事然足以見許敬宗等爲人

書南史盧度傳

余少不喜殺生然未能斷也近來始能不殺猪羊然性嗜蟬蛤故不免殺自去年得罪下獄始意不免既而得脫遂自此不復殺一

物有見餉蟬蛤者皆放之江中雖知蛤在江水無活理然猶庶幾萬一便使不活亦愈於煎烹也非有所求覬但以親經患難不異鷄鴨之在庖厨不忍復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爾猶恨未能忘味食自死物也南史隱逸傳始興人廬度字彥章有道術少隨張永北侵魏永敗魏人追急淮水不得過自誓若得免死從今不復殺生須臾見兩楯流水接之得過後隱居廬陵西昌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我壁鹿應聲去屋前有池養魚皆各呼之次第取食逆知死年月竟以壽終偶讀此書與余事粗相類故并錄之

書六一居士傳後

蘇子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或曰居士非有道者也有道者無所挾而安居士之於五物捐世俗之所爭而捨其所棄者也烏得爲有道乎蘇子曰不然挾五物而後安者惑也釋五物而後安者又惑也且物未始能累人也軒裳圭組且不能爲累而況此五物乎物之所以能累人者以吾有之也吾與物俱不得已而受形於天地之間其孰能有之而或者以爲已有得之則喜喪之則悲今居士自謂六一是其身均與五物爲一也不知其有物耶物有之也居士與物均爲不能有其孰能置得喪於其間故曰居士可謂有



道者也雖然自一觀五居士猶可見也與五爲六居士不可見也  
居士殆將隱矣

書東臯子傳後

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在予下者然喜人飲酒  
見客舉盃徐引則予胸中爲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乃過於  
客閑居未嘗一日無客客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無在予  
上者常以謂人之至樂莫若身無病而心無憂我則無是二者矣  
然人之有是者接於予前則予安得全其樂乎故所至當蓄善藥  
有求者則與之而尤喜釀酒以飲客或曰子無病而多蓄藥不飲  
而多釀酒勞已以爲人何也予笑曰病者得藥吾爲之體輕飲者  
困於酒吾爲之酣適蓋專以自爲也東臯子待詔門下省日給酒  
三升其弟靜問曰待詔樂乎曰待詔何所樂但美醞三升殊可戀  
耳今嶺南法不禁酒予旣得自釀月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  
廣惠循梅五太守間復以酒遺予畧計其所獲始過於東臯子矣  
然東臯子自謂五斗先生則日給三升救口不暇安能及客乎若  
予者乃日有二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矣東臯子與仲長子光  
游好養性服食預刻死日自爲墓誌予蓋友其人於千載或庶幾  
書黃魯直李氏傳後

無所厭離何從出世無所欣慕何從入道欣慕之至亡子見父厭離之極燻雞出湯不極不至心地不淨如飯中沙與飯皆熟若不含糊與飯俱噉節須吐出與沙俱棄善哉佛子作清淨飯淘米去沙終不能盡不如即用本所自種元無沙米此米無沙亦不受沙非不受也無受處故

書劉昌事

後事見杜牧采州寧陵縣記

今日過寧陵聞縣令言前令晏曇立劉昌廟昌事跡見杜牧集甚壯偉宋子京獨不信以為無有子京信李蘩記其父泌崔胤記其父慎由事皆以偽為真獨不信杜牧記昌事可笑也

李蘩作家傳記其父居

谷并與仙接子京亦曰蘩所記浮後不可信始據其實者如上崔胤記其父晚無子遇浮屠生胤乃各繼

書狄武襄事

狄武襄公者本農家子年十六時其兄素與里人失其姓名號鐵羅漢者鬪於水濱至溺救之保伍方縛素公適餉田見之曰殺羅漢者我也人皆釋素而縛公公曰我不逃死然待我救羅漢庶幾復活若決死者縛我未晚也眾從之公默祝曰我若貴羅漢當蘇乃舉其尸出水數斗而活其後人無知者公薨其子諮詠護喪歸葬西河父老為言此元祐元年十二月五日與詠同館北客夜話及之眉山蘇軾記

書劉庭式事

予昔爲密州殿中丞劉庭式爲通判庭式齊人也而子田爲齊州掌書記得其鄉間之言以告予曰庭式通禮學究未及第時議娶其鄉人之女既約而未納幣也庭式及第其女以疾兩目皆盲女家躬耕貧甚不敢復言或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心已許之矣雖盲豈負吾初心哉卒娶盲女與之偕老盲女死於密庭式喪之逾年而哀不衰不肯復娶予偶問之哀生於愛愛生於色子娶盲女與之偕老義也愛從何生哀從何出乎庭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有目亦吾妻也無目亦吾妻也吾若緣色而生愛緣愛而生哀色哀愛弛吾

哀亦忘則凡揚袂倚市目挑而心招者皆可以爲妻也耶予深感其言曰子功名富貴人也或笑予言之過予曰不然昔羊叔子娶夏侯霸女霸叛入蜀親友皆告絕而叔子獨安其室恩禮有加焉君子是以知叔子之貴也其後卒爲晉元臣今庭式亦庶幾焉若不貴必且得道時坐客皆慙然不信也昨日有人自廬山來云庭式今在山中監太平觀面目奕奕有紫光步上下峻坂往復六十里如飛絕粒不食已數年矣此豈無得而然哉聞之喜甚自以吾言之不妄也乃書以寄密人趙杲卿杲卿與庭式善且皆嘗聞余言者庭式字得之今爲朝請郎杲卿字明叔鄉貢進士亦有行義

元豐六年七月十五日東坡居士書

書外會祖程公逸事

公諱仁霸眉山人以仁厚信於鄉里蜀平中朝士大夫憚遠宦官  
闕選士人有行義者攝公攝錄參軍眉山尉有得盜蘆葍根者實  
竊而所持刃誤中主人尉幸嘗以劫聞獄掾受賕掠成之太守將  
慮囚囚坐廡下泣涕衣盡濕公適過之知其冤咋謂盜曰汝冤盍  
自言吾爲汝直之盜果稱冤移獄公既直其事而尉掾爭不已復  
移獄竟殺盜公坐逸囚罷歸不及月尉掾皆暴卒後三十餘年公  
晝日見盜拜庭下曰尉掾未伏待公而決前此地府欲召公暫對  
我扣頭爭之曰不可以我故驚公是以前至今公壽盡今日我爲公  
荷擔而往暫往卽生人天子孫壽祿朱紫滿門矣公具以語家人  
沐浴衣冠就寢而卒軾幼時聞此語已而外祖父壽九十舅氏始  
貴顯壽八十五曾孫皆仕有聲同時爲監司者三人玄孫宦學益  
盛而尉掾之子孫微矣或謂盜德公之深不忍煩公暫對可也而  
獄久不決豈主者亦因以苦尉掾也歟紹聖二年三月九日軾在  
惠州讀陶潛所作外祖孟嘉傳云凱風寒泉之思實鍾厥心意悽  
然悲之乃記公之逸事以遺程氏庶幾淵明之心也

書南華長老重辯師逸事

契嵩禪師常瞋人未嘗見其笑海月慧辯師常喜人未嘗見其怒  
予在錢塘親見二人皆跌坐而化嵩既茶毗火不能壞益薪熾火  
有終不壞者五海月比葬而如生且微笑乃知二人以瞋喜作佛  
事也世人視身如金玉不旋踵爲糞土至人反是予以是知一切  
法以愛故壞以捨故常在豈不然哉予遷嶺南始識南華重辯長  
老語終日知其有道也予自海南還則辯已寂久矣過南華吊其  
衆問塔墓所在衆曰我師昔作壽塔南華之東數里有不悅師者  
塋之別墓既七百餘日矣今長老明公獨奮不顧發而歸之壽塔  
改棺易衣舉體如生衣皆鮮芳衆乃大服東坡居士曰辯視身爲  
何物棄之尸陀林以飼鳥鳥何有安以壽塔爲明公知辯者特欲  
以化服同異而已乃以茗果奠其塔而書其事以遺其上足南華  
塔主可興師時元符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記孫卿韻語

孫卿子有韻語者其言鄙近多云成相莫曉其義前漢藝文志詩  
賦類中有成相雜詞十一篇則成相者蓋古謳謠之名乎疑所謂  
鄰有喪春不相者又樂記云治亂以相輔也亦恐由此得名當更  
細考之

記徐陵語

徐陵多忘每不識人人以此咎之曰公自難記若曹劉沈謝輩閣中模索亦合認得誠哉是言

記歐陽公論文

頃歲孫莘老識歐陽文忠公嘗乘閑以文字問之云無它術唯勤讀書而多爲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懶讀書每一篇出卽求過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見之此公以其嘗試者告人故尤有味

記歐陽論退之文

韓退之喜大顛如喜澄觀文場之意了非信佛法也世乃妄撰與顛書其詞凡陋退之家奴僕亦無此語有一士人於其末妄題云歐陽永叔謂此文非退之莫能此又誣永叔也永叔作醉翁亭記其辭玩易蓋戲云耳又不以爲奇特也而妄庸者亦作永叔語云平生爲此最得意又云吾不能爲退之畫記近似甲名帳耳了無可觀世人識真者少可歎亦可愍也

跋嵇叔夜養生論後

東坡居士以桑榆之末景憂患之餘生而後學道雖爲達者所笑然猶賢乎已也以嵇叔夜養生論頗中余病故手寫數本其一贈羅浮鄧道師

書淵明述史章後

淵明作述史九章夷齊箕子蓋有感而去之五百餘載吾猶知其意也

書晁無咎所作杜輿子師字說後

易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剥廬終不可用也夫君子得輿下完而上未具也小人剥廬上壯而下撓也下完而上未具吾安寢其中民將載之上壯而下撓疾走不顧猶懼壓焉今君學修於身行修於家而祿未及既完其下矣故予以是名字之與無咎意初無異者而其文約其義近不足以發夫人之志若無咎者可謂富於言而妙於理者也

跋退之送李愿序

歐陽文忠公嘗謂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一篇而已余亦以謂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一篇而已平生願効此作一篇每執筆輒罷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獨步

書鮮于子駿楚詞後

鮮于子駿作楚詞九誦以二軾軾讀之茫然而思喟然而歎曰嗟乎此聲之不作也久矣雖欲作之而聽者誰乎譬之於樂變亂之極而至於今凡世俗之所用皆夷聲夷器也求所謂鄭衛者且不

可得而况於雅音乎學者方欲陳六代之物弦匏三百五篇黎然如曼釜竈撞甕益未有不坐睡竊笑者也好之而欲學者無其師知之而欲傳者無其徒可不悲哉今子駿獨行吟坐思寤寐於千載之上追古屈原宋玉及其人於冥冥續微學之將墜可謂至矣而覽者不知其貴蓋亦無足怪者彼必嘗從事於此而後知其難且工其不學者以爲苟然而已元豐元年四月九日趙郡蘇軾書

書子由君子泉銘後

孟君名震邠人及進士第爲承議郎

子由旣爲此文余欲刻之泉上孟君不可曰名者物之累也乃書以遺之元豐六年十一月九日題

書柳子厚牛賦後

嶺外俗皆恬殺牛而海南爲甚客自高化載牛渡海百尾一舟遇風不順渴饑相倚以死者無數牛登舟皆哀鳴出涕旣至海南耕者與屠者常相半病不飲藥但殺牛以禱富者至殺十數牛死者不復云幸而不死卽歸德於巫以巫爲醫以牛爲藥間有飲藥者巫輒云神怒病不可復治親戚皆爲却藥禁醫不得入門人牛皆死而後已地產沈水香香必以牛易之黎人得牛皆以祭鬼無脫者中國人以沈水香供佛燎帝求福此皆燒牛肉也何福之能得哀哉予莫能救故書柳子厚牛賦以遺瓊州僧道贊使以曉喻其



鄉人之有知者庶幾其少衰乎

正信和尚

跋赤溪山主頌

達與不達者語譬如與無舌人說味問蜜何如可云蜜甜問甜何如甜不可說我說蜜甜而無舌人終身不曉爲其不可曉以爲達者語應皆如是問東說西指空書地如心疾如睡語聽者耻不知從而和之更相欺謾昔張魯以五斗米治病戒病者相語不得云未差也若云爾者終身不差也故當時以張魯爲神其事類此然亦不得以此等故疑其真余得赤溪山主頌十一篇於其子昶問其事於樂全先生張安道知其爲達者無疑爲書其末熙寧九年

正月望日

書子由超然臺賦後

子由之文詞理精確有不及吾而體氣高妙吾所不及雖各欲以此自勉而天資所短終莫能脫至於此文則精確高妙殆兩得之尤爲可貴也

書李邦直超然臺賦後

世之所樂吾亦樂之子由其獨能免乎以爲徹絃而聽鳴琴却酒而御芳茶猶未離乎聲味也是故卽世之所樂而得超然此古之

達者所難吾與子由其敢謂能爾矣乎邦直之言可謂善自持者矣故刻於石以自儆云

書文與可超然臺賦後

余友文與可非今世之人也古之人也其文非今之文也古之文也其爲超然辭意思蕭散不復與外物相關其遠遊大人之流乎

熙寧九年四月六日

跋王氏華嚴經解

予過濟南龍山鎮監稅宋寶國出王氏華嚴經解相示曰公之於道可謂至矣予問寶國華嚴有八十卷今獨解其一何也寶國曰

王氏謂我此佛語深妙其餘皆菩薩語爾予曰予於藏經取佛語數句置菩薩語中復取菩薩語置佛語中子能識其是非乎曰不能也非獨予不能王氏亦不能予昔在坡下聞汧陽猪肉至美遣人置之使者醉猪夜逸置他猪以償吾不知也而與客皆大詫以爲非他產所及已而事敗客皆大慚今王氏之猪未敗爾昔者買肉媚女歌或因以悟若一念清淨墻壁瓦礫皆說無上法而云佛語深妙菩薩不及豈非夢中語乎寶國曰唯唯

跋荆溪外集

玄學義學一也世有達者義學皆玄如其不達玄學皆義近世學

者以玄相高習其徑庭了其度數問答紛然應諾無窮至於死生之際一大事因緣鮮有不敗績者孔子曰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世無孔子莫或叩之故使鄙夫得挾其空空以欺世取名此可笑也荆溪居士作傳燈傳若干篇扶獎義學以救玄之弊譬如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無常羊也顏淵死弟子無可與微言者性與天道自子貢不得聞惟曾子信道篤學不仕從孔子最久師弟子荅問未嘗不唯者而曾子之唯獨記於論語吾是以知孔子之妙傳於一唯柄鑿相應間不容髮一唯之外口耳皆喪而門人區區方欲問其所謂此乃繫風捕影之流不足以實告者悲夫

書子由黃樓賦後

子城之東門當水之衝府庫在焉而地狹不可以爲壘城乃大築其門護以磚石府有廢廳事俗傳項籍所作而非也惡其淫名無實毀之取其材爲黃樓東門之上元豐元年八月癸丑樓成九月庚辰大合樂以落之始余欲爲之記而子由之賦已盡其畧矣乃刻諸石

書珠子法後

李公擇見傳如此云得之於一武官緣感恩而傳必不妄公擇與

軾亦嘗試之

書拉雜變

司馬長卿作大人賦武帝覽之飄飄然有凌雲之氣近時學者作拉雜變便自謂長卿長卿固不汝嗔但恐覽者渴睡落床難以凌雲耳

書溫公誌文異壙之語

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古今之葬皆爲一室獨蜀人爲一墳而異藏其間爲通道高不及肩廣不容人生者之室謂之壽堂以偶人被甲執戈謂之壽神以守之而以石甕塞其通道既死而葬則去之軾先夫人之葬也先君爲壽室其後先君之葬歐陽公誌其墓而司馬君實追爲先夫人墓誌故其文曰蜀人之祔也同壙而異壙君實性謙以爲已之文不敢與歐陽公之文同藏也東漢壽張侯樊恭遺令棺柩一藏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子孫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藏光武善之以書示百官蓋古有是也然不爲通道又非詩人同穴之義故蜀人之葬最爲得禮也

跋張希甫墓誌後

余爲徐州始識張希甫父子元年之冬李夫人病沒徐人多言其賢至於死生之際無所留難而天驥出其手書數十紙記浮屠道

家語筆迹雅健不類婦人而所書皆有條理是時希甫年七十辟  
穀道引飲水百餘日甚瘠而不衰自矐子爛然余知其無苦而不  
忍天驥之憂懼乃守而告之人生如寄何至自苦如是願以時飲  
酒食梁肉慰子孫之意希甫強爲予食然無復在世意後二年余  
謫居黃州聞希甫沒旣葬天驥以其墓銘示余余知其夫婦皆超  
然世外矣

書四戒

出輿入輦命曰蹙痿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蛾眉命  
曰伐性之斧甘脆肥濃命曰腐腸之藥此三十二字吾當書之門

窻几席繡紳盤盂使坐起見之寢食念之元豐三年十一月雪堂書

書所獲鏡銘

元豐四年正月余自齊安往岐亭泛舟而還過古黃州獲一鏡周  
尺有二寸其背銘云漢有善銅出白陽取爲鏡清如明左龍右虎  
備之其字如菽文雜篆隸甚精妙白陽疑南陽白水之陽也其銅  
黑色如漆其背如刻玉其明照人微小舊聞古鏡皆然此道家聚  
形之法也

跋司馬溫公布衾銘後

士之得道者視死生禍福如寒暑晝夜不知所擇而况膏粱脫粟

文繡布褐之間哉如是者天地不能使之壽天人主不能使之貴  
賤不得道而能若是乎吾其敢以恭儉名之仲尼以簞瓢得之顏  
子余於溫公亦云

跋子由栖賢堂記後

子由作栖賢堂記讀之便如在堂中見水石陰森草木膠葛僕嘗  
爲書之刻石堂上且欲與廬山結緣他日八山不爲生客也

題伯父謝啟後

天聖中伯父中都公始舉進士於眉年二十有三時進士法寬未  
有糊名也試日通判殿中丞蔣希魯下堂觀進士程文見公所賦  
歎其精妙絕倫曰第一人無以易子公力自言年少學淺有父兄  
在決不敢當此選希魯大賢之曰君子成人之美乃以爲第三明  
年登乙科此則其親書啟事謝希魯者也公歿後十三年得之宜  
興人單君錫家蓋希魯宜興人也又八年乃躬自裝縹而歸公之  
第二子子明兄使寶之以無忘公之盛德云元豐五年七月十三  
日第六姪責授黃州團練副使軾謹誌

跋柳閣楞嚴經後

衆生當以是時度佛菩薩則現是身身無實相然必現是意其所  
入也易也楞嚴者房融筆受其文雅麗於書生學佛者爲宜吾甥

柳關孝弟夙成自童子能爲文不幸短命其兄閔爲手寫此經閱  
既已識佛意則關亦當冥受其賜矣

跋張益孺淨經後

佛言作止任滅是謂四病我言作止任滅是謂四法門無盡居士  
若見法門應無是語

題僧語錄後

佛法浸遠真偽相半寓言指物大率相似考其行事觀其臨禍福  
死生之際不容僞矣而或者得戒神通非我肉眼所能勘驗然真  
僞之候見於言語吾雖非夔曠聞絃賞音粗知雅曲子由欲吾書  
其文爲題其末

書濟衆方後

先朝值夷狄懷服兵革寢息而又體質恭儉在位四十有二年宮  
室苑囿無所益故民無暴賦而生齒歲登墾田日廣至於法令則  
去苛憐尚寬簡守令則進柔良退貪殘牛酒以禮高年粟帛以旌  
孝行廣惠以廩博獨寬恤以省力役除身丁之筭弛鹽權之令用  
能導迎休祥年穀登衍其裕民之德固已浹肌膚而淪骨髓矣然  
猶慊然憂下民之疾疹無良劑以全濟於是詔大醫集名方日簡  
要濟衆凡五卷三冊鏤板模印以賜郡縣俾人得傳錄用廣拯療

意欲錫以康寧之福躋之仁壽之域已而縣與律令同藏殆逾一紀窮遠之民莫或聞知聖澤壅而不宣吏之罪也乃書以方板揭之通會不獨流傳民間痊痼愈疾亦欲使人知上恩也後之君子儻不以爲誚歲一檢舉之使無遺毀焉

書黃道輔品茶要錄後

物有畛而理無方窮天下之辯不足以盡一物之理達者寓物以發其辯則一物之變可以盡南山之竹學者觀物之極而游於物之表則何求而不得故輪扁行年七十而老於斲輪庖丁自技而進乎道由此其選也黃君道輔諱儒建安人博學能文淡然精深有道之士也作品茶要錄十篇委曲微妙皆陸鴻漸以來論茶者所未及非至靜無求虛中不留烏能察物之情如此其詳哉昔張機有精理而韻不能高故卒爲名醫今道輔無所發其辯而寓之於茶爲世外淡泊之好此以高韻輔精理者予悲其不幸早亡獨此書傳于世故發其篇末云

書呪語贈王君

王君善書符行天心正一法爲里人療疾驅邪僕嘗傳呪法當以傳王君其辭曰汝是已死我我是未死汝若不吾祟吾亦不汝若

書李志中文後



元豐七年軾舟行赴汝海自富川陸走高安別家弟子由五月九日過新吳見縣令李君志中同謁劉真君祠酌丹井飲之明日夏至遊寶雲寺此君亭觀李君之文求其本而去眉陽蘇軾書

跋鄧慎思石刻

軾在黃州見鄧慎思學士扶護先太夫人喪歸塋長沙飲食起居哀慕之節皆應古禮凡可以顯揚前人者君必盡力求之期得而後已嗚呼可謂孝矣今復觀此石刻益嗟歎之不足元祐元年十月口眉山蘇軾書

跋送石昌言引

右嘉祐元年九月十九日先君送石昌言北使文一首其字則軾年二十一時所書與昌言本也今蓄於陳履常氏昌言名揚休善爲詩有名當時終於知制誥彭任字有道亦蜀人從富彥國使虜還得靈河縣主簿以死石守道嘗稱之曰有道長七尺而膽過身其一日坐酒肆與其徒飲且酣聞彥國當使不測之虜憤憤椎酒床拳皮裂遂自請行蓋欲以死扞彥國者也其爲人大畧如此然亦任俠好殺云元祐三年九月初一日題

跋魯直李氏傳

李如塤之妹旣笄發病見前世冤對日夜咎之遂歸誠佛法夢中

見佛與受戒平遣寃者李因疎食不嫁黃魯直爲記僕題其後云

跋進士題目後

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上御延和殿奏端明殿學士范鎮所  
進新樂自大中大夫待制以上皆侍時西夏方遣使款延州塞而  
邊臣方持其議相與往返未決也故進士作延和殿奏新樂賦款  
塞來享詩云翰林學士蘇軾記

自評文

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汨汨雖一日千里  
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  
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雖吾亦不能知也

跋邢敦夫南征賦

邢敦夫自爲童子所與游皆諸公長者其志豈獨蘄以文稱而已  
哉一日不見遂與草木俱盡故魯直無咎諸人哭之皆過時而哀  
今觀此文亦足少慰舊嘗見江南李泰伯自述其文曰天將壽我  
歟所爲固未足也不然斯亦足以藉手見古人矣吾於敦夫亦云  
元祐四年四月十六日

書破地獄偈

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近有人喪妻

者夢其妻求破地獄偈覺而求之無有也問薦福古老云此偈是也遂舉家持誦後見亡者寶衣天冠縹緲空中稱謝而去軾聞之佛印禪師佛印聞之范堯夫

記佛語

佛告阿難使汝流轉心目之罪人能降伏此兩物卽去道不遠矣心旣降伏目亦自定不須雙言但此兩物常相表裏故佛云爾也佛云三千大千世界猶如空華亂起亂滅而況我在此空華起滅之中寄此須臾貴賤壽夭賢愚得喪所計幾何惟有懃修善果以昇輔神明照遣虛妄以識知本性差爲着身要事也

書夢祭句芒文

予在黃州夢黑肥吏以一幅紙請祭春牛文却之不可云欲得一佳文予笑而從之云三陽旣至庶草將興爰出土牛以戒農事衣被丹青之好本出泥塗成毀須臾之間誰爲愠喜傍有一吏云此兩句會有愠者其一云不害久已忘之矣會記其題乃復錄之今歲立春便可用也

書松醪賦後

予在資善堂與吳傳正爲世外之遊及將赴中山傳正贈予張遇易水供堂墨一丸而別紹聖元年閏四月十五日予赴英州過韋

城而傳正之甥歐陽思仲在焉相與談傳正高風歎息久之始予嘗作洞庭春色賦傳正獨愛重之求予親書其本近又作中山松醪賦不減前作獨恨傳正未見乃取李氏澄心堂紙杭州程奕鼠須筆傳正所贈易水供堂墨錄本以授思仲使面授傳正且祝深藏之傳正平生學道既有得矣予亦竊聞其一二今將適嶺表恨不及一別故以此賦爲贈而致思於卒章可以超然想望而常相從也

### 書六賦後

予中子迨本相從英州舟行已至姑熟而予道貶建昌軍司馬惠州安置不可復以家行獨與少子過往而使迨以家歸陽羨從長子邁居迨好學知爲楚詞有世外奇志故書此六賦以贈其行紹聖元年六月二十五日東坡居士書

### 跋所書東臯子傳

紹聖二年正月十六日方讀東臯子傳而梅州送酒者適至獨嘗一盃徑醉遂書此紙以寄譚使君

### 跋子由老子解後

昨日子由寄老子新解讀之不盡卷廢卷而歎使戰國時有此書則無商鞅韓非使漢初有此書則孔老爲一晉宋間有此書則佛

老不爲二不意老年見此奇特

跋張廣州書

張廣州與妹仁壽夫人書云廣州真珠香藥極有亦有閑錢但忝市舶使不欲効前人自污爾有唐二百年惟宋璟盧奐李朝隱治廣以廉潔稱吾宋無聞焉方作欽賢堂繪古之清刺史日久思仰之吾妹賢而知理必喜聞也潔廉哲人之細事也而古今邊患常生於貪守邊得廉吏則夷夏人安豈細事哉張說作宋璟遺愛碑其文曰崑崙寶兮四海財幾萬里兮歲一來書曰不寶運物則遠人格蓋致遠莫若廉使張公久於帥廣如四海之物皆可致也嗚呼元符三年七月十一日

題所作書易傳論語說

孔壁汲冢竹簡科斗皆漆書也終於蠹壞景鐘石鼓益堅古人爲不朽之計亦至矣然其妙意所以不墜者特以人傳人耳大哉人乎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吾作易書傳論語說亦粗備矣嗚呼又何以多爲

書羅漢頌後

佛弟子蘇軾自海南還道過清遠峽寶林寺敬頌禪月所畫十八大阿羅漢元符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跋石鐘山記後

錢塘東南皆有水樂洞泉流空巖中皆自然宮商又自靈隱下天竺而上至上天竺谿行兩山間巨石磊磊如牛羊其聲空礫然真若鐘聲乃知莊生所謂天籟者蓋無所不在也建中靖國元年正月日自海南南還過南安司法掾吳君示舊所作石鐘山記復書其末

題劉壯輿文編後

日晨起減衣得頭風病然亦不甚也取劉君壯輿文編讀之失疾所在曹公所云信非虛語然陳琳豈能及君耶建中靖國元年

四月十一日書

記黃烟故吳國

昨日讀隋書地理志黃州乃永安郡今黃州十五里許有永安城而俗謂之女王城其說鄙野而圖經以爲春申君故城亦非是春申君所都乃故吳國今無錫惠山上有春申君廟庶幾是乎

記鐵墓厄臺

舊遊陳州留七十餘日近城可遊觀者無不至柳湖傍有丘俗謂之鐵墓云陳胡公墓也城濠水注嚙其趾見其有鐵錮之又有寺曰厄臺云孔子厄於陳蔡所居者其說荒唐不可信或曰東漢陳

思王寵教駑臺以控扼黃巾者斯說爲近之

書汴河斗門

數年前朝廷作汴河斗門以淤田議者以爲不可竟爲之然卒亦無功方樊山水盛時放斗門則河田墳墓間舍皆被害及秋深水退而放則淤不能厚謂之煎餅淤朝廷厭之而罷偶讀白居易甲乙判有云得轉運使以汴河水淺不通運請築塞兩河斗門節度使以當管營田悉在河次若斗門築塞無以供軍乃知唐時汴河兩岸皆有營田斗門若運水不乏即可沃灌古有之而今不能何也當更問知者

書杜牧集僧制

杜牧集有燉煌郡僧正兼州學博士僧慧苑除臨壇大德制詞蓋宣宗復河湟時也蕃僧最貴中國紫衣師號种諤知青澗城無以使此等輒出牒授君子予其知權不責其專也

記夢中論左傳

元祐六年十一月十九日五更夢數人論左傳云祈招之詩固善語然未見所以感切穆王之心已其車轍馬迹之意者有荅者曰以民力從王事當如飲酒適於飢飽之度而已若過於醉飽則民不堪命王不獲沒矣覺而念其言似有理故錄之

書左傳醫和語

男子之生也覆女子之生也仰其死於水也亦然男外陽而內陰  
女子反之故易曰坤至柔而動也剛書曰沈潛剛克古之達者蓋  
如此也秦醫和曰天有六氣淫爲六疾陽淫熱疾陰淫寒疾風淫  
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天女陽物也而晦時故淫則  
生內熱蠱惑之疾女爲蠱惑世知之者衆矣且爲陽物而內熱雖  
良醫未之言也五勞七傷皆熱中而烝晦淫者不爲蠱則中風皆  
熱之所生醫和之語吾當表而出之讀左氏春秋書此

記王彭論曹劉之澤

王彭嘗云塗巷小兒薄劣爲其家所厭苦輒與數錢令聚聽說古  
話至說三國事聞玄德敗則嘔感有涕者聞曹操敗則喜唱快以  
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彭愷之子爲武吏頗知文章余嘗  
爲作哀詞字大年

記李邦直言周瑜

李邦直言周瑜二十四經畧中原今吾四十但多睡善飯賢愚相  
遠如此安上言吾子似快活未知孰賢與否

書淵明歸去來序

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怪而問之生日固知其爲錢但怪



其不在紙裏中耳予偶讀淵明歸去來辭云幼稚盈室瓶無儲粟  
乃知俗傳信而有證使瓶有儲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於瓶中  
見粟也耶馬后宮人見大練反以爲異物晉惠帝問飢民何不食  
肉糜細思之皆一理也聊爲好事者一笑

偶書

劉聰聞當爲須遮國王則不復懼死人之愛富貴有甚於生者月  
犯少微吳中高士求死不得人之好名有甚於生者

又

張睢陽生猶罵賊嚼齒穿齦顏平原死不忘君握拳透掌

書郭文語

溫嶠嘗問郭文曰人皆有六親相娛先生棄之何樂文曰本行學  
道不謂遭世亂欲歸無路爾又問曰飢思食壯思室自然之理先  
生獨無情乎曰情由憶生不憶故無情又曰先生獨居窮山死則  
爲烏鳶所食奈何曰埋藏者食於螻蟻復何異又問曰猛獸害人  
先生獨不畏耶曰人無害獸心則獸亦不害人又曰世不寧則身  
不安先生何不出濟世乎曰此非野人之所知也予昔監錢唐郡  
游餘杭九鎖山訪大滌洞天卽郭先生之舊隱也洞有巨壑深不  
可測蓋嘗有勅使投龍簡云戊寅九月七日東坡居士夜坐錄此

書徐則事

東海徐則隱居天台絕粒養性太極真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爲王者師然後得道晉王廣聞其名往召之則謂門人曰吾年八十來召我徐君之言信矣遂詣揚州王請受道法辭以時日不利後數日而死支體如生道路皆見其徒步云得放還山至舊居取經書分遺弟子乃去既而喪至

予以謂徐生高世之人義不爲煬帝所污故辭不肯傳其道而死徐君之言蓋聊以避禍豈所謂危行言遜者耶不然煬帝之行鬼所唾也而太極真人肯置之齒牙哉

書四適贈張鶚

張君持此紙求僕書且欲發藥不知藥君當以何品吾聞戰國策中有一方吾嘗服之有效故以奉傳其藥四味而已一日無事以當貴二日早寢以當富三日安步以當車四日晚食以當肉夫已飢而食蔬食有過於八珍而既飽之餘雖芻豢滿前惟恐其不持去也若此可謂善處窮者矣然而於道則未也安步自佚晚食自美安以當車與肉爲哉車與肉猶存於胷中是以有此言也

記導引家語

導引家云心不離田手不離宅又云真人之心如珠在淵衆人之

心如瓢在水此善喻者

書夢中靴銘

軾倅武林日夢神宗召入禁中宮女圍侍一紅衣女童捧紅靴一  
隻命軾銘之覺而忘之記其一聯云寒女之絲銖積寸累天步所  
臨雲蒸霧起既畢進御上極歎其敏使宮女迭出踰視裙帶間有  
六字詩一首云百疊漪漪水皺六銖繼繼雲輕直立含風廣殿微  
聞環珮搖聲

跋李氏述先記

東坡居士曰賊以百倍之衆臨我我無甲兵城池雖慈父孝子有  
不能相保者李君獨能鋤耨棘矜相率而拒之非其才有所足  
德有所不忍違惡能然哉余恨不得其平生行事本末當有絕人  
者非特此耳士居平世微倖以功名名者何可勝數而危亂之世  
豪傑之士湮沒而無傳者亦多矣悲夫

記朱炎禪頌

芝上人言近有節度判官朱炎者學禪久之忽於楞嚴經若有得  
者問講僧義江云此身死後此心何在江云此身未死此心何在  
炎良久以偈荅曰四大不須無後覺六根還向用時空難將語默  
呈師也只在尋常語默中師可之其後竟坐化真廟時人也

改觀音經

觀音經云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還着於本人東  
坡居士曰觀音慈悲者也今人遭呪咀念觀音之力而使還着於本人則豈觀音之心哉今改之  
曰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兩家總沒事

論六祖壇經

近讀六祖壇經指說法報化三身使人心開目明然尚少一喻試  
以喻眼見是法身能見是報身所見是化身何謂見是法身眼之  
見性非有非無無眼之人不免見黑眼枯睛亡見性不滅則是見  
性不緣眼有無無來無去無起無滅故云見是法身何謂能見是

報身見性雖存眼根不具則不能見若能安養其根不為物障常  
使光明洞徹見性乃全故云能見是報身何謂所見是化身根性  
既全一彈指頃所見千萬縱橫變化俱是妙用故云所見是法身  
此喻既立三身愈明如此是否

記袁宏論佛

袁宏漢記曰浮屠佛也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也將  
以覺悟羣生其教以修善慈心為主不殺生專務清淨其精者為  
沙門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歸於無為又以為人死精神不  
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貴行善修道煉精養神以至

無生而得爲佛也先生曰此殆中國始知有佛時語也雖若淺近而大畧具是矣野人得鹿正爾煮食之爾其後賣與市人遂入公庖中饌之百方鹿之所以美未有絲毫加於煮食時也

書贈邵道士

身如芭蕉心如蓮花百節疎通萬竅玲瓏來時一去時八萬四千此義出楞嚴世未有知之者也元符三年九月二十日書贈都嶠邵道士

書正信和尚塔銘後

太安楊氏世出名僧正信表公兄弟三人其一日仁慶故眉僧正

二日元俊故極樂院主今太安治平院也皆有高行而表公行解超然晚以靜覺三人皆與吾先大父職方公吾先君中大夫遊相善也熙寧初軾以服除將入朝表公適臥病入室告別霜髮寸餘目光瞭然骨盡出如畫須菩提像可畏也軾盤桓不忍去表曰行矣何處不相見軾曰公能不遠千里相從乎表笑曰佛言生正信家千里從公無不可者然吾蓋未也已而果無恙至六年乃寂是歲軾在錢塘夢表若告別者又十五年其徒法用以其所作偈頌及塔記相示乃書其末

書柳子厚大鑿禪師碑後

釋迦以文教其譯于中國必託於儒之能言者然後傳遠故大乘諸經至楞嚴則委曲精盡勝妙獨出者以房融筆授故也柳子厚南遷始究佛法作曹谿南嶽諸碑妙絕古今而南華今無刻石者長老重辯師儒釋兼通道學純備以謂自唐至今頌述祖師者多矣有通亮簡正如子厚者蓋推本其言與孟軻氏合其可不使學者晝見而夜誦之故且石請予書其文唐史元和中馬總自虔州刺史遷安南都護徙桂管經畧觀察使入爲刑部侍郎今以碑考之蓋自安南遷南海非桂管也韓退之祭馬公文亦云自交州抗節番禺曹谿謚號決非桂帥所當請以是知唐史之誤當以碑爲

正

### 書楞伽經後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先佛所說微妙第一真實了義故謂之佛語心品祖師達磨以付二祖曰吾觀震且所有經教惟楞伽四卷可以印心祖祖相受以爲心法如醫之有難經句句皆理字字皆法後世達者神而明之如槃走珠如珠走槃無不可者若出新意而棄舊學以爲無用非愚無知則狂而已近歲學者各宗其師務從簡便得一句一偈自謂了證至使婦人孺子抵掌嬉笑爭談禪說高者爲名下者爲利餘波末流無所不至而佛法微矣譬如俚俗

醫師不由經論直授方藥以之療病非不或中至於遇病輒應懸斷死生則與知經學古者不可同日語矣世人徒見其有一至之功或捷於古人因謂難經不學而可豈不誤哉楞伽義趣幽眇文字簡古讀者或不能句而况遺文以得義忘義以了心者乎此其所以寂寥於是幾廢而僅存也太子太保樂全先生張公安道以廣大心爲清淨覺慶曆中嘗爲滁州至一僧舍偶見此經人手悅然如獲舊物開卷未終夙障冰解細視筆畫手迹宛然悲喜太息從是悟入常以經首四偈發明心要軾游於公之門三十年矣今年二月過南都見公於私第公時年七十九幻滅都盡惠光渾圓

而軾亦老於憂患百念灰冷公以爲可教者乃授此經且以錢三十萬使印施於江淮間而金山長老佛印大師了元日印施有盡若書而刻之則無盡軾乃爲書之而允使其侍者曉機走錢塘求善工刻之板遂以爲金山常住元豐八年九月日朝奉郎新差知登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騎都尉借緋蘇軾書

書金光明經後

軾之幼子過其母同安郡君王氏諱閏之字季章享年四十有六以元祐八年八月一日卒于京師殯于城西惠濟院過未免喪而從軾遷于惠州日以遠去其母之殯爲恨也念將祥除無以申罔

極之痛故親書金光明經四卷手自裝治送虔州崇慶禪院新經  
藏中欲以資其母之往生也泣而言於軾曰書經之勞微矣不足  
以望豐報要當口誦而心通手書而身履之乃能感通佛祖升濟  
神明而小子愚冥不知此經皆真實語耶抑寓言也當云何見云  
何行軾曰善哉問也吾常聞之張文定公安道曰佛乘無大小言  
亦非虛實顧我所見如何耳萬法一 致也我若有見寓言卽是實  
語若無所見實寓皆非故楞嚴經云若一衆生未成佛終不於此  
取涅槃若諸菩薩急於度人不急於成佛盡三界衆生皆成佛已  
我乃涅槃若諸菩薩覺知此身無始以來皆衆生相宛親拒受內

外障護卽卵生相壞彼成此損人益己卽胎生相愛染留連附記  
有無卽濕生相一切勿變爲己主宰卽化生相此四衆生相者與  
我流轉不覺不知勤苦修行幻力成就則此四相伏我諸根爲涅  
槃相以此成佛無有是處此二菩薩皆是正見乃知佛語非寓非  
實今汝若能爲流水長者以大願力象取無礙法水以救汝流浪  
渴涸之魚又能觀諸世間雖甚可愛而虛幻無實終非我有者汝  
卽捨離如薩埵王子捨身雖甚可惡而業所驅迫深可憐憫者汝  
卽布施如薩埵王子施虎行此捨施如飢就食如渴求飲則道可  
得佛可成母可拔也過再拜稽首願書其末紹聖二年八月一日



金剛經跋尾

聞昔有人受持諸經攝心專妙常以手指作捉筆狀於虛空中寫諸經法是人去後此寫經處自然嚴淨雨不能濕凡見聞者孰不贊歎此希有事有一比丘獨拊掌言惜此藏經止有半藏乃知此法有一念在卽爲塵勞而况可以聲求色見今此長者譚君文初以念親故示人諸相取黃金屑書金剛經以四句偈悟入本心灌流諸根六塵清淨方此之時不見有經而况其字字不可見何者爲金我觀譚君孝慈忠信內行純備以是衆善莊嚴此經色相之外炳然煥發諸世間眼不具正見使此經法缺陷不全是故我說應如是見東坡居士說是法已復還其經

